

更多的普通读者选择加入朗读者的队伍中,“读”书重归大众阅读生活——

“读”书热,请你慢慢地火



上海·阅读等文化新宠 新华社记者 任逸摄

年轻了一回。更重要的是,好久没这么认真地读一本书了。”老康说。

“讲故事和抒情,是人类的古老需要”

“通过手机 APP 或微信公众号,公开朗读正越来越受大众的欢迎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汪海向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表示,他个人乐见朗读热的兴起。在他看来,对朗诵的热爱,背后潜藏的是大众对文学的热爱。

从荷马弹竖琴讲述特洛伊战争的故事,到狄更斯在英国和美国各地巡回朗诵自己的小说……文学朗诵一直都是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

“朗诵所包含的讲故事和抒情,不论中西,自古都被认为是人类一种非常古老的需要。它们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,绝不是娱乐需要所可以解释尽的。”汪海表示,朗诵者出声的朗读,一方面是对文学作品的深情融入,融入某种情感的体验中,或者融入某个故事的冒险中,但另一方面又是对文学作品的个人化的想象性演绎——“就仿佛自己是一个音乐家,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演奏一支曲子,这就成了一个发现自我、表达自我的过程。这种在伟大作品中遗失和发现自我的双重性,给了朗诵者一种相当强烈的幸福感和戏剧性。”汪海说。

著名朗诵艺术家于同云曾说:“看”是一种客观

的态度,是我和他的距离,但朗读的时候,则会有一种代入感,哪怕是读的别人的作品,也是一种自我抒发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处于关闭的状态,朗读的时候则是把闸门打开,更积极主动进入到文字中,找到我们人类的通感。”

事实上,朗读热的兴起,与朗读的社交属性密不可分。在朗读类手机应用中,用户自己的朗读可以为他人所听,并得到相应评价,这个过程对读者和收听者都有一种实在的参与感。为人所喜抑或是为人所恶,参与者希望的是对自己朗读的反馈。

汪海特别强调,朗读的社交性,本质上与文学的公共性密切相关。“无论是通过推荐书单,还是通过分享自己的朗读,再或者在网络上发书评、讨论交流,都是在文学空间的感召下,寻找一个文学的共同体。”

读书便是要“读”

“其实朗读、朗诵潜在存在于民间,一旦有这样的品牌节目,就会引导,激发很多人喜欢上朗读和朗诵,而且在朗读过程中从内省的状态变成了外在的状态。我读的时候是自己在理解,朗诵的时候是在跟别人沟通,这样的理解好像也更丰富了,它带动了阅读。”谈及《朗读者》及朗读热,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如是说。

对于朗读热,汪海也持较为乐观的态度,把朗读

热看成是普通人阅读习惯逐渐养成的一个征兆。

“我个人的体会是,国内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仍在养成和提高的过程中。或许,朗读热的开始也预示着社会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,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开始变为成熟的读者。”汪海如是说。

汪海表示,朗读是与文学经典或者说文化经典相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,甚至不可或缺的方式。“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,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读起来具有音乐性的,虽然各个作品的音乐性各不相同。”

朗读,是一种几乎不需要成本的阅读方式,却将简单的“看”赋予了更多的社交功能。“我自己不读,但是在路上或者闲下来都会打开网络电台收听别人的诵读作品。”大学教师包容容说,“从诵读者的语气、顿挫中,可以听出每个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,会发现自己一个人看书时忽略的细节和深意。”她说自己也经常会“打赏”欣赏的诵读者,还会将一些感兴趣的内容,找出原书,重读一遍。

一位出版行业的业内人士在接受《工人日报》记者采访时则表达了不同观点,她坦言,节目引导大众去阅读经典作品的导向没有问题,且全民喜欢朗读是件好事。“但普通读者可能缺少《朗读者》嘉宾甄别挑选朗读篇目的能力。”

该业内人士同时表示,《朗读者》之所以受欢迎,或许恰恰跟很多人没有耐心读经典有关,因此,当看到名人在读时,会有“我也这么觉得”的想法。“阅读经典或者读书本身是一种凝神思虑的过程,是需要思考在里面的,感同身受只是最浅层的东西。经典可以流传,肯定不止传达同有之情那么简单。不过,读书读书,不就要‘读’出来吗?书读百遍,其义自见。古人诚不我欺。”

还记得前段时间的《朗读者》吗?你有多久没有朗读了?

工人日报小编喊你来朗读啦!上传你的朗读,你的声音将有机会被大众所知!

关注工人日报微信(ID:grbwxx)并打开,点击底部“按址说话”,同时朗读你要读的篇目,即可将朗读音频发送给我们!我们将挑选若干优秀朗读片段在微信推送,同时朗读者将获得精美图书一册。

赶快行动起来! We Want You!



让一颗灵魂唤醒另一颗灵魂

刘颖余

“读书热在回归。”同事兴奋地对我说。

理由是全国各地举办的读书活动如火如荼,几乎每个省每个市都有,书展、读书月、读书季、读书夏令营、读书交流会……品类繁多,令人目不暇接。

我却不敢那么乐观,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我感觉不到这种回归:地铁里安静地看纸质书的人还是异类,大多数都在刷屏,当然也有看电子书的,但利用手机娱乐的还是占绝大多数。这也没什么奇怪的,挤地铁已经很累了,娱乐似乎是更为顺理成章的选择。

我想说的不过是:活动是活动,日常是日常,当读书不再由政府或社会推动,而成为家庭和个人的自觉选择时,那时再讨论读书热,可能更靠谱。

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国,还没有现在这么多读书活动,出版业更没有如今那么繁荣。但读书,却是大家的自觉选择。彼时流行一句铿锵有力的话,叫做“把十年浩劫损失的时间夺回来”,夺回来

干什么?读书,学习。那才是真正的全民阅读。读书不热都不行。

最新的调查数据也显示:我们离真正的读书热还很远。据今年4月发布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,2016年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.86本,其中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.65本,电子书阅读量为3.21本(2013年,韩国人均阅读量为11本,法国20本,日本40本,以色列64本)。根据本次调查成果,2016年中国成年国民对个人阅读数量评价中,只有1.7%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,6.6%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较多,有36.0%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,45.2%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。

可见,无论是横向比较,还是自我认知,我们都不敢说,如今的中国是一个爱读书的国度。或许有人会说,不爱读书又怎么了?不是一样可以活得有滋有味吗?

当然可以。生活中,不爱读书却活得“有滋有味”的也的确大有人在,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应该倡导的活法。读书(尤其是日常性的非功利性的阅读),的确看起来和财富的增长、物质的丰富没有

关联,但读书可以静心,可以养性,能去躁,亦能免俗,读书还能令人更通达,更平和,更从容,更大气。读书的好处就像梨的滋味,非得自己尝一口不可,所谓“读书好处心先觉,立雪深时道已传”,当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,蔚然成风,不仅会增强发展的创新力量,而且会有益于社会的道德建设和全民素质的提高。

读书一事,小乎哉?不小也。

也正因如此,全民阅读在今天变成了一项国家战略,被连续写进政府工作报告。全民阅读,在当下是一项政府重视,社会推动和群众支持,功在长远的工程,再怎么重视也不为过,关键还是要尊重阅读的基本规律,尊重人的自主性,不能为搞活动而搞活动。要淡化活动的集中性和形式性,发挥家庭、校园等社会细胞的作用。阅读,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日常和个人,成为个人的生活方式,这一点才是阅读的根本,万不可本末倒置。

自然,当阅读还未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,我们亦不必为推广阅读而感到悲哀。阅读,不是吃饭睡觉这样的本能,而需后天习得和养成,因此,我们才需要倡导全民阅读而非“全民吃饭”。阅读,

也需要环境的熏陶和他人的引领,需要爱书人的交流和传递,因此阅读推广和阅读分享才应运而生。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多变,选择多元化的时代里,阅读已经不再是一件纯粹私人化的行为,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倡导、推动和努力。

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有一句名言:“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多云,一颗灵魂唤醒另一颗灵魂”,我们今天为全民阅读所做的一切努力,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真正的阅读,理想的阅读,其实就是灵魂之间的对话,读者和作者的对话。现在的各种推广和交流活动,则又加上了爱书人之间的对话。读书,让灵魂的唤醒成为可能——一颗灵魂唤醒另一颗灵魂,直至唤醒更多的灵魂,所谓的全民阅读、书香社会,不就是这样的美妙图景吗?



《吴清源回忆录》



[日]吴清源 著 陈翰希 译 后浪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本书写于吴清源先生70岁引退之际。在本书中,吴清源回忆了从出生、丧父、东渡日本,到扬名日本棋界,开创“新布局”,在15年间将日本超一流棋士悉数降级的动荡而充实的一生,语言平实,境界高远。吴清源在回顾自己生平往事的同时,追忆了同时代伟大棋士的风采,并就围棋发展提出了独到而富远见的观点。

吴清源,本名吴泉,字清源。1914年出生于福建省,同年移居北京。7岁时由父亲进行围棋启蒙。11岁父亲辞世,同年,以少年棋手身份出入段祺瑞府邸,被誉为“围棋天才少年”而扬名北京。14岁与母亲、长兄一同赴日,继续学弈。19岁时运用打破传统的“新布局”对阵本因坊秀哉名人,引起棋界轰动。1939年由“镰仓十番棋”开始,在长达15年有余的接连不断的擂台十番棋中,战胜了当时所有日本超一流棋士,被民间誉为“昭和棋圣”。1961年遭遇车祸,棋力受到影响。70岁引退,在日本出版《吴清源回忆录》(以文会友)。而后为世界围棋发展、中日两国友好不懈奔走。2014年去世,享年100岁。

王瑜

气象预报最近几天本市将遭遇强降雨,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欣喜。许久没有领略听雨入夜的舒爽,感受伴雨读书,安然入眠的踏实感了。

雨如期而至,从淅淅沥沥到飘飘摇摇,再到倾盆而下,入夜时转人如泣如诉地持久战阶段。于是躲入阳台,慵懒地半躺在窗边,打开心仪已久的《宋词》,迎着帝都夏夜中难得的凉风,和着窗外沙沙的雨声,开启难得的“慢生活”模式。

人到中年,似乎已习惯了每天的琐碎与忙碌。早上一睁眼,就有一堆急迫的事情涌现出来,推着自己去应对处理。走在路上也形色匆匆,脑中萦绕的是还没完成任务或者亟待处理的工作,下意识催促自己加快脚步。

这个世界的节奏越来越快,高铁的普及正在极大地缩短空间的距离,信息的发达让人与人的沟通实现随时随地交互,无论业务研讨还是朋友小聚,都不必非要选个有形的空间和所有人都能协调的时间。只需在手机上建个微信群,随时随地即可研讨工作和交流生活。说极端点,你甚至可以坐在马桶或躺在床上,与同事探讨业务,与闺蜜聊聊购物,没有人会在意你的举止不雅或者没有刷牙。大家都忙着干活挣钱,忙着拉业务,忙着陪客户,忙着投资理财,忙着照顾老小,忙着应付生活的诸多意料之外和情理

古人的稿费

明代唐伯虎还有他的朋友祝枝山,当有人来求字,先问对方“是见精神否?”“精神即银子也。有银子便欣然捉笔,诚信交易,童叟无欺。到清代扬州八怪郑板桥就明码标价:“大幅五两、中幅四两、小幅二两;条幅、对联一两;扇子、斗方五钱。凡送礼、食物,总不如白银为妙。”这润格交代非常清楚。近代章太炎给杜月笙做“寿序”,祝寿词,索洋大洋三万。柳亚子“不论中堂、立轴、屏条、横披、册页、扇面,每件港币百元,长卷另议。”

其实,“文章千古事”,作文不能媚俗。我闲暇时间常用来码字,不过用稿费来过生活真的不容易,只是从精神娱乐自己。有句话说得好,最累的人是闲人,有事做总是很开心的。

孙丽丽

古人也有稿费,不过古人的稿费叫润笔。看来,写文谋生,古已有之。

“润笔”之说则起源于《隋书·郑译传》。文中载:郑译罢爵归国公,位上柱国,隋文帝令内史李德立作诏书。高颖戏谓曰:“笔干”。译答曰:“出为方岳,杖策言归,不得一钱,何以润笔。”自此以后,“润笔”便成为文人墨客指代稿酬的专有名词。

历史上高稿费为情书所有。汉武帝爱心了,皇后陈阿娇失宠,贬居长门宫,心情郁郁。一日,她听说汉武帝喜欢司马相如所作的赋,就托一心腹之人,携黄金求助司马相如,司马挥毫落墨,著名的《长门赋》就诞生。汉武帝读了很感动,想起当初金屋藏娇的诺言,曾经的温暖如昨,心意回转。一篇600字的文,百斤黄金绝对值——爱是无价的。

唐朝的书法家李邕很牛,据《新唐书·李邕传》记载,李邕尤其擅长写碑志颂词,朝中的大臣,道观的道士,寺庙的僧人,都拿着绶罗绸缎跑到他家请他写文章,他家经常门庭若市。所写的碑文绕院,满屋子都是绶罗,房梁上都是绸缎。时人曰:“卖文获财者,未如李邕也。”“纯文学大诗人杜甫暗赞,作诗赞曰:“干谒满其门,碑版照四裔。丰屋珊瑚钩,麒麟织成罽。紫骝随剑几,义取无虚岁”。

唐代以文字奇僻险奥而闻名天下的文学家皇甫湜,给时为宰相的裴度作《福先寺碑》。裴度很器重皇甫湜,便派人送去很多车马彩绸,以作润笔费。而按照时价,皇甫湜抱怨酬金太少,说:“碑文有三千字,每字应得优等绸一匹,你们算算,为什么只赏这么多?”裴度听到下人的转告之后,笑着说:这个兄弟很自信。”又以绢四匹派人送去。